

戚家山： 一座山的家国叙说

□石志藏 文/摄

又是一年秋风起，早晚带着几分凉意。如此境地里，我又一次来到英雄之山——戚家山下。

说实话，戚家山我来得太勤了。第一次来，是我刚参加工作慕名而至，后来为了写戚家军、半岛风云、“七·一七”戚家山保卫战，还有戚家山下小港李家相关的故事……我不知爬了多少回山。可每次来，我的心口总是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，既沉甸，又热乎。



戚家山蛟山公园俯瞰。(戚家山街道供图)

1 戚家山其实不高，海拔才七十多米，在咱们北仑，甚至在整个浙东，都算不上什么“高山”。可在我心里，它比哪座名山都重。为啥？因为它不是土堆出来的，而是英雄气集成的。

我自山下拾级而上，脚下的石阶已被岁月磨得光滑。来到山顶，我极目四望：东方，是大海，甬江之水就在那儿一头扎进东海的怀抱，那气势，真叫一个豪迈；南面，是咱们富饶的江南水乡，一派田园好风光；西侧，民居田野和厂房紧挨着，老日子和新日子过得挺和谐；北边，戚家山跟金鸡山、招宝山肩并着肩，像三个老伙计，一起守着这方入海口，不知守了多少年。

冥冥然，风从耳边吹过，我忽然觉得，这山好像在跟我说话……不是那种文绉绉的书面语，就像是那种老朋友之间，久别重逢，点一根烟喝一杯酒后的倾诉。



戚继光雕像

2 他先开了口，声音像是从几百年前的风里传来的：“后生，你晓得我叫啥名不？我本来不叫戚家山，我叫七家山，也叫七盘山。后来，来了一个叫戚继光的汉子，在这儿练兵，我的名儿，就跟他姓了。”

他顿了顿，好像陷入了回忆：“那会儿，倭寇可凶了，跟疯狗似的，见人就杀，见东西就抢。朝廷派来的兵，不经打，还怕水。戚继光那汉子，有股子狠劲儿，也有股子巧劲儿。他就在我这背上，招了三千个义乌来的‘愣头青’，手把手地教。他说，‘咱们人没他们壮，船没他们快，但咱们脑子好使！’”

“他就琢磨出了个‘鸳鸯阵’。你听着新鲜吧？十二个人一队，拿长矛的、拿盾牌的、拿狼筅的，搭配着来。拿盾牌的人前面挡着，后面的人就戳，跟那螃蟹钳子似的，谁也近不了身。那帮义乌兵，在他手里，真就脱了胎换了骨，成了令倭寇闻风丧胆的新‘戚家军’。那会儿，我这山上，天天是喊杀声，刀枪碰撞声，还有他们练阵法的号子声……那声音，提气！”

3 山上起风了，他的话音沉沉的：“后来啊，日子不太平。光绪年间，外头的洋人老来欺负咱们。有个叫杨春和的总兵，看我地势好，就在我顶上修了个大家伙——营垒。那墙，用大石头垒的，厚得很。里头能住下好几千号兵。那会儿，清军的枪炮声就从我这儿响起来，虽说最后也没能挡住那些个不平等条约，可那股子想守住家门的劲儿，我记着。”

说到这儿，山的声猛猛地一沉，就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深潭，激起的水花里都带着血腥气。

“再后来……民国二十九年，也就是1940年。那帮东洋鬼子，比当年的倭寇还狠！他们开着军舰横冲直撞，飞机在我头上像红头苍蝇一样嗡嗡地叫，炮弹跟下冰雹似的往我身上砸。石头被炸飞了，树木被烧光了，连泥土都变成了焦黑色。”

“可咱们中国的兵，没有一个孬种！他们跟我一样，死守着这块地。那几天几夜，打得昏天黑地。子弹打光了，就上刺刀；刺刀弯了，就用石头砸，用牙齿咬！我亲眼看着，一个年轻的小战士，在肉搏战中，连肠子都流出来了，还用最后一点力气，把一个鬼子兵扑倒在山崖下……血，把石头都染得透红！”

“鬼子冲上来一次，就被打下去一次……山头得了又失，失了又得。那真是拿命在填啊！最后，我们胜利了。这场仗，打出了咱们中国人的骨气！后人誉称这场战役叫‘浙东的台儿庄’之战，我觉得，这名儿，咱担得起！”



戚家山抗日纪念碑(戚家山街道供图)



戚家山营垒遗址

4 戚家山似乎长长地叹了口气，那叹息里，有悲壮，也有欣慰：“你再看现在，多好啊。东边那个港口，大轮船进进出出，跟下饺子似的；西边那些高楼，晚上灯亮起来，比天上的星星还好看。娃娃们，在山脚下跑啊，笑啊……他们终于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”

“看着这一切，我这把老骨头，值了；那些躺在我身体里的将士们，也值了！”

风停了。山，又恢复了往日的沉默。可在我耳畔，仍久久回响着他的话。那不是什么慷慨激昂的演说，那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，在跟你絮叨他从前经历过的事。故事里，有刀光剑影的风云变幻，有浴血拼杀的悲壮场景，更有英雄们那股子宁死不屈的精气神……

我伸出手，轻轻摸了摸身旁的石头，它粗糙的纹理，像极了老兵手上劳作摸枪的老茧。我明白了，这一次次地来，不是来写文章的，是来听故事的，是来聆听这座山，以它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，告诉我什么叫英雄气概，什么叫家国情怀。

临近中午，秋阳灼灼地射在我的身上，仿佛传递着滚烫的英雄热血。

下山时，我的脚步比来时更沉稳，也更自信……